

讀到一本鳥事一堆的小說，是怎樣的感覺？終於知道，那是對身體的一種投射，關於自由、死亡、牢籠、天空、眼前及遠方、慾望或掩埋或抽絲剝繭、絕美與荒蕪說不出來的親與暱。冥想哭泣，纖細的、剝離的，隔絕黑夜白天，謎一樣的羽翼。

那也是，夢境交織著破曉前最冷也最熱的一道光，許明涓的《藍》。

小說有千萬種可代入的情緒，讀者因之，透徹自己，時間荒野裡幽魂一般消散的夢境。看不到，摸不到，無人知曉，卻真實存在。而這次，許明涓，這位1994年春天生於台北的年輕創作者，用一點點病態，微微清明，凝視生活周遭鳥與獸，或生或死的自然變化，直指「毫無預告就發生」，痛過後的虛脫恐懼，真誠且無懼的告訴我們，這世界，就是她所想，所寫，夢境中被抽離出來的現實與虛幻。小說

### ●書評 | 小說

推薦書：  
許明涓《藍》(木馬出版)

## 只有鳥的羽翼，能夠飛過夢境



後記，她回想，「第一次自己背著包包爬這麼高的山」的心情，「那時候的我有許多事物都不認識」，這句話淺到極致，卻是小說橫跨世

界最大的迷宮，我們走一輩子都走不出去。

只有鳥的羽翼，可以飛過這樣的夢境。

八個短篇，勝卻其他無數，有鳥的地方，也會有河，有樹，有獸。故事在平常中開啟，無需挑戰生態環境等諸多議題，張開眼睛，就會有一座新的「山」出現。同書名的首篇，〈藍〉，賣鳥的街上，一間鳥店，一件陳年鳥事，一幕沉入藍色珊瑚海「快見到所愛」的狂喜與窒息。讓人期待，如果以後，有鳥的單向街，鳥的杜鵑窩，鳥的希區考克，天橋上有白鶴孔雀鸚鵡始祖鳥愛情鳥圍繞其中，那就太好了。吳明益老師的推薦語，「安安靜靜的上坡路」，正是一個年輕作者，緩緩成長的每一步，都是不一樣的風景。

次篇〈開始〉，以鳥之標本，層層重置了對這一物種的愛，每片羽毛，每塊骨骼，像在感覺，子宮

內「小孩的存在」，每一個字，都在說，痛。關於鳥與其他物種，我們知道的遠遠不夠，而許明涓小說書寫越來越安靜，也越來越大膽，樹林間，吸引我們的，不是青鳥童話，而是幽微人性，成人世界暗地裡的光——〈暗光〉，是全書最美的一篇，神的眼，人的眼，鳥的眼，閃爍螢光，「像是還有故事要說」，都在偷偷的看。

《藍》小說註記了幾本自然演化生態史蟲魚鳥獸的書，俱神往，這真是一座大「山」，走進去，入山不虧。許明涓特別提到，梅蘭妮·查林傑《忘了自己是動物的人類》，不止是個人書寫「痛」這個法則的試金石，也是一個女性投射身體「最脆弱的那一面」，不得不接受的自覺與省思。做愛後動物感傷，有一天，你可能會全部忘了，卻記得那時深深的顫慄，自己那動物般的本能與超越，「記憶就困在這裡」，再也掙脫不了了。

### ●書評 | 散文

推薦書：  
Robert MacFarlane / 著，  
Nakao Eki Pacidal / 譯  
《野性之境》(大家出版)



## 荒野仍在

陳姍穎

愛好自然、對充斥人造物的城市生活感到厭倦的人們，大抵都會懷抱一種浪漫憧憬——走入荒野。然而「荒野」一詞，雖有字典的註解告訴我們其意代表著荒涼罕有人煙之地，語境卻又顯得難以定義；畢竟邁入人類世以來，這顆蔚藍星球上究竟還有何處是毫無人跡沾染的「荒野」呢？荒野，興許如諸多消亡的物种，早已滅絕。

出版首部著作《心向群山》即一舉聞名的當代自然寫作大家羅伯特·麥克法倫(Robert Macfarlane)亦會追索此問，包含《心向群山》及《故道》的「地景與人心三部曲」第二部《野性之境》，書寫的即是一系列他尋覓不列顛和愛爾蘭僅存野地的旅程。

旅程少不了地圖，可當我們開啟Google地圖導航，舉目所見是或寬或窄、以駕駛需求為依歸的道路網絡；即使閱覽含有等高線及水源、山屋等標記的特定地圖，若非經過刻意學習與實地走訪，依然難以在腦海勾勒起伏的地貌，以及其中蘊含的生機。麥克法倫探詢的恰是被道路地圖所忽視的野性地景，於是，森林、島嶼、谷地、荒原、高山、濕地、河口、岬角……從山之巔到海之涯，透過充滿隱喻的詩意文字，讀者得以跟隨其視野與思緒，飽覽諸多野地的蓬勃風貌與悠遠歷史之際，也一窺時光長河中各色行路之人——不管是千年前追求內在寧靜的僧侶、歷經戰亂的作家與詩人，亦或他生命中的新舊友人，踏足、尋求、擁抱荒野的心智活動。

然而荒野是否必然是遙遠的、隸屬於廣闊之境？在第九章〈葬墓〉裡有個我格外喜愛的段落，是麥克法倫與後來病逝的忘年之交羅傑於一處石灰岩谷地，發現溶溝中長滿種類以百計數的蕨類、苔蘚和花朵，「羅傑突然說，這是一片野地，和所有峽谷、海灣、山峰一樣美麗複雜，甚至猶有過之。很迷你，但野性奔放。」羅傑之語一如羅賓·沃爾·基默爾(Robin Wall Kimmerer)在《三千分之一的森林》中闡釋的，即便是苔蘚這般微小的植物，其力量與啟發一如森林之博大。

隨著旅程的推進，麥克法倫逐漸領悟，「荒野」不盡然只屬於原始景觀，亦與人類的生活緊密交疊，影響著我們的感知：野性隨處可見，存在於風暴海濤霜雪，存在於地質的靜默變遷，存在於猛禽的翱翔與野兔的騰躍，甚至存在於鄰近傾頹的老樹之上，兀自向榮或衰亡。「我試著想像尚未抵達的荒野，每個地方都因其獨特的空間和物種、岩石與光的角度而顯得不凡。」

欲識荒野，關鍵仍在受當代龐雜資訊刺激而麻痺剝離的感官能否復甦，擴展凝望與理解萬物的尺度，從中拾回脫離童稚後即被遺忘背離的好奇；荒野仍在，已知與未知並存，距千萬里，亦觸手可及。

嘗試「原民／漢人」的價值重估

「淺山」既不是山，也不是平原，而是兩者的移動交界，一個「無地之地」。這裡是原住民長久以來的獵場，卻也是漢人眼中可以侵墾占領的無主荒埔，雙方因為對世界認知的不同而在交界相互襲擊、打鬥與殺害，各種力量在此顛頽挪移，漢人開山墾殖且劃地戒備，獵場被破壞的原住民則出草獵首祈求神靈仲裁與最終和解。流民、奸民、生番、凶番四伏，「遭番殺害」並割去頭顱的人數以千計，鮮血噴灑綿延成北臺灣的一道道血線。這些「斷頭祖公婆」與

### ●書評 | 人文

推薦書：梁廷毓《噤聲之界——北臺灣客庄與原民的百年纏結和對話》(游擊文化出版)



建構古臺灣人物山林的地理感知

《噤聲之界》以獨特的情感描寫著滿布殺伐墮獵的古臺灣山川大地，那些橫死在番仔坡、土牛溝、閭王崎、下橫坑、鹹菜甕、三坑仔隘的先祖們，有被原住民砍頭的漢人，或反之，被客家人捕殺吞食的番人，他們有的無頭，有的被火槍崩掉腦袋，有的骨肉被分食，有的枉死無名，百年來屍骨零落，被收攏、寄附在浪漫臺三線沿途的萬善公、有應廟、大墓公等陰祠，或湮沒成荒山孤塚，以衝突與死亡逆寫臺灣的歷史，土地銘刻著傷痛記憶。梁廷毓以文字的深情融鑄他的田野踏查，土石磚瓦樹木河川都在書中重新贖回生命，建構了古臺灣人物山林的地理感知，這是對滅絕與遷徙之人的情感，也是在爭鬥、流竄與殺戮的連續死亡現場中兌現的書寫。

北臺灣的淺山地帶在過去三百來年犬牙交錯地生養著不同族群，這是我們的先祖，但他們彼此的信仰、習俗、語言與生命型態迥然不同，也基於各自的利害與因緣在這條幽微蜿蜒的「漢番交界線」上活著與死去。臺灣的淺山是各種異質元素的劇烈交會之地，不同族裔的神祇、魂魄與人物，交雜夾帶著世界的時差與視差，界線在死亡的疊加堆疊中推移斷續，農業定居與山林遊獵，各種力量爆裂噴湧、散落成活在交界人們的埋骨之所。淺山的這些崁、崎、坡、隘、溝、坑，「地形內建了死亡條件」，也構建了一門「被砍頭者（或欠砍頭者）」的地勢學，梁廷毓將耆老的口述傳聞、墓碑、清代史料、族譜與古地圖連綴成綿延不絕的地獄變相圖，文字追隨著各種死亡的峰值鋪展「原／漢衝突」的熱力圖……

### 嘗試「原民／漢人」的價值重估

「淺山」既不是山，也不是平原，而是兩者的移動交界，一個「無地之地」。這裡是原住民長久以來的獵場，卻也是漢人眼中可以侵墾占領的無主荒埔，雙方因為對世界認知的不同而在交界相互襲擊、打鬥與殺害，各種力量在此顛頽挪移，漢人開山墾殖且劃地戒備，獵場被破壞的原住民則出草獵首祈求神靈仲裁與最終和解。流民、奸民、生番、凶番四伏，「遭番殺害」並割去頭顱的人數以千計，鮮血噴灑綿延成北臺灣的一道道血線。這些「斷頭祖公婆」與

here  
+  
there  
||

朱德庸

